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DOI: 10.13671/j.hjkxxb.2020.0067

田媛 涂晨 ,周倩,等.2020.环渤海海岸大气微塑料污染时空分布特征与表面形貌[J].环境科学学报 40(4):1401-1409

Tian Y, Tu C, Zhou Q, et al. 2020.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urface morphology of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 around the Bohai Sea [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A0(4): 1401–1409

环渤海海岸大气微塑料污染时空分布特征与表面形貌

田媛^{1,3} 涂晨¹ 周倩^{1,3} 张晨捷^{1,3} 李连祯¹ 田崇国¹ 宗政¹ 骆永明^{1,2,3,*}

1.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岸带环境过程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烟台 264003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08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微塑料污染已成为国内外的热点环境问题.目前,针对大气环境中微塑料污染的研究仅在少数地区开展.为比较环渤海沿海城市大气微 塑料污染的长周期分布特征,本研究以烟台、天津和大连3个城市为例,于2018年6月—2019年5月进行大气沉降样品的采集,经体视显微 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显微傅里叶红外光谱仪观察,分析了大气微塑料的类型、颜色、粒径、成分、微观形貌及主要成分等特征,并计算了微塑料 的大气沉降通量.结果表明,在3个采样点大气沉降样品中共同存在纤维、薄膜、碎片和颗粒4种类型的微塑料,其中绝大部分为纤维类 (>90%).大气沉降微塑料的颜色主要包括透明、蓝色、红色、黑色等;粒径大多<1 mm.大气沉降样品中的微塑料主要成分为赛璐玢(>50%)和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30%),且微塑料表面存在明显风化特征.烟台、天津和大连地区单位面积微塑料年沉降量分别为2.7×10⁴ x8.9×10⁴和 7.2×10⁴粒·m⁻².研究结果可为环渤海海岸城市大气微塑料污染与防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微塑料; 大气沉降; 时空分布; 沉降通量; 渤海

文章编号: 0253-2468(2020) 04-1401-09 中图分类号: X51 X831 文献标识码: A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surface morphology of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 around the Bohai Sea

TIAN Yuan^{1,3}, TU Chen¹, ZHOU Qian^{1,3}, ZHANG Chenjie^{1,3}, LI Lianzhen¹, TIAN Chongguo¹, ZONG Zheng¹, LUO Yongming^{1,2,3,*}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Remediation, 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antai 264003

2. CAS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Remediation ,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Nanjing 210008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Microplastic pollution has become a key environmental issue. At present, research on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only in limited regions. Here, the long-term variation in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different coastal cities around the Bohai Sea was compared by selecting three coastal cities (Yantai, Tianjin and Dalian) as case studies. Atmospheric deposition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June 2018 to May 2019. The particle size, color, micro-morphology and components of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tereomicroscop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μ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ry, and the atmospheric deposition samples at the three sampling sites and were dominated by fibers (>90%). The colors of microplastics were mainly transparent, blue, red, and black. Most microplastics were < 1 mm in size and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identified microplastics were cellophane (>50%) and polyester terephthalate (>30%). All the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 as showed definite surface weathering characteristics. The annu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flux of microplastics at Yantai, Tianjin and Dalian were 2.7×10⁴, 8.9×10⁴ and 7.2×10⁴ particles per square meter,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may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nvestigation of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 pollution and control in the coastal cities around the Bohai Sea.

Keywords: atmospheric fallout; deposition flux; microplastic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Bohai Sea

收稿日期: 2019-12-21 修回日期: 2020-02-19 录用日期: 2020-02-19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No.2016YFC1402202);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对外合作重点项目(No.133337KYSB20160003);中国科学院前沿 科学重点研究项目(No.QYZDJ-SSW-DQC015)

作者简介: 田媛(1994-),女 E-mail: ytian@yic.ac.cn; * 责任作者 E-mail: ymluo@issas.ac.cn

1 引言(Introduction)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塑料大规模生产以来,其应 用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随着人们对塑料需求 的不断增长,环境中的塑料累积量也急剧增加 (Rodrigues et al., 2018).研究表明,塑料在环境中 受到光降解、生物降解等作用会破碎成更小的塑料 碎片(Rochman et al., 2013).目前,通常将粒径小于 5 mm 的塑料称为微塑料(Thompson et al., 2004). 微塑料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原生"微塑料和"次 生"微塑料 其中 原生微塑料是指直接被生产成微 观尺寸的、用于塑料生产或其他应用的塑料微粒; 次生微塑料是指大型塑料经裂解产生的微塑料 (Hidalgo-Ruz et al., 2012). 微塑料粒径小、密度低, 可以在河流、洋流、风等外力作用下发生迁移,并作 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载体而带来环境生态危害(刘 沙沙等 2019).目前,针对海洋、潮滩、沉积物、土壤、 河流和生物体中微塑料污染的研究和报道日益增 多(Gago et al., 2018; 简敏菲等, 2018; 骆永明等, 2018; 包旭辉等, 2019; 刘启明等, 2019; Li et al., 2019) 而有关大气环境中微塑料污染的研究相对 较少.

近年来 国内研究人员在中国上海(Liu et al., 2019b) 、东莞(Cai et al., 2017) 和烟台(周倩等, 2017) 等地的大气样品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其 中 纤维类微塑料为大气微塑料的主要类型,鉴定 出包括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olyester terephthalate, PET) 、聚乙烯(Polyethylene, PE) 等在 内的多种微塑料.Liu 等(2019a) 检测了中国 39 个主 要城市的室内外降尘样品 通过分析 PET 和聚碳酸 酯(Polycarbonate, PC)的质量浓度发现室内PET的 质量浓度明显高于室外,而室内 PC 的质量浓度与 室外差别不明显(Wang et al., 2017).国外研究人员 在法国巴黎(Dris et al., 2015)、法国比利牛斯山区 (Allen et al., 2019) 和德国汉堡(Klein et al., 2019) 的大气沉降样品中同样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 除在 巴黎地区的微塑料主要类型为纤维类外 比利牛斯 山区和汉堡地区以碎片类微塑料为主.此外,微塑料 还可通过大气传输至偏远地区,目前已在海冰、青 藏高原的河流、湖泊、冰川等偏远地区均发现了微 塑料污染的存在(Peng et al., 2018; Xiong et al., 2018; Jiang et al., 2019). Allen 等(2019) 在比利牛 斯山区大气沉降微塑料样品中发现了碎片、薄膜、

纤维类微塑料,对气团运动轨迹的分析显示,微塑料通过大气传输的距离达95km.因此,大气环境中的微塑料污染通过大气传输,已成为陆海环境微塑料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

目前,已有的大气环境中微塑料污染研究主要 基于单区域或多区域的短周期采样调查,缺少针对 多区域、长周期的大气微塑料污染比较研究.海岸带 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影响的重要区 域,研究海岸带城市大气中微塑料污染的时空分布 特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以环渤海 3 个沿海城市烟台、天津和大连为采样点,开展了为 期一年的大气沉降微塑料样品采集与分析,比较研 究环渤海不同海岸城市大气沉降样品中微塑料类 型、颜色、粒径、成分、表面形貌和沉降通量等特征, 探讨导致不同海岸城市大气微塑料沉降通量差异 的潜在因素.以期为环渤海海岸城市的大气微塑料 污染与防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 采样区域及采样方法

本研究于 2018 年 6 月—2019 年 5 月在烟台 (37°59′N、121°43′E)、天津(38°84′N、117°44′E)和 大连(38°87′N、121°53′E)3 个采样点采集大气沉降 微塑料样品.按季节分为夏季(2018 年 6—8 月)、秋 季(2018 年 9—11 月)、冬季(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和春季(2019 年 3—5 月)进行采集,每个采 样点采集 2 个样品,采样点设置如图 1 所示.

大气沉降微塑料样品采用不锈钢采样瓶进行 连续被动采样(包括干、湿沉降),其中,夏季和秋季 采样瓶尺寸为 35 cm× φ 7 cm,体积为 2.5 L,冬季和 春季采样瓶尺寸为 35 cm× φ 5.5 cm,体积为 2.0 L.烟 台、天津和大连采样点距海岸线距离分别为 0.1、6 和 1 km,海拔分别为 5、30 和 25 m.

2.2 样品前处理

向大气沉降微塑料采集瓶内加入 1000 mL 超纯 水,静置 10 h.将样品用 5 μ m 硝酸纤维素滤膜 (Whatman AE98 德国)过滤,再将样品用 30%过氧 化氢溶液进行消解(80 °C、10 h),至无明显杂质(动 植物残体等)后过滤至 5 μ m 硝酸纤维素滤膜上.将 样品全部冲洗至 250 mL 的 CaCl₂溶液(ρ = 1.35 g•cm⁻³)中密度浮选静置 48 h,再将样品用 5 μ m 硝 酸纤维素滤膜过滤并用 100 mL 超纯水冲洗滤膜 3 次,然后将滤膜放入清洁的膜盒中,编号、风干.



图 1 烟台、天津、大连采样点位置图 Fig. 1 Map of sampling sites in Yantai, Tianjin and Dalian

2.3 微塑料样品挑选及成分鉴定

将风干的滤膜置于体视显微镜(Nikon SMZ1270,日本)下观察和统计,对疑似微塑料样品按其颜色和形貌类型分类、拍摄图像留存并测量粒径,将粒径小于5 mm 的疑似微塑料样品分为纤维类、薄膜类、碎片类和颗粒类4 种类型(周倩等, 2017; Liu *et al.*, 2019b).

挑选约 25%的典型疑似微塑料样品,采用显微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PerkinElmer Spotlight 400,美 国)进行聚合物成分鉴定.在透射模式下对疑似微塑 料样品进行扫描获得光谱,采用波长范围 750~4000 cm⁻¹ 扫描次数 32 次.在分析前校正环境中二氧化 碳和水蒸气的背景干扰.结合标准谱图库(Hummel Polymer Sample Library)进行匹配分析,鉴定微塑料 的聚合物成分(周倩等 2017).

2.4 扫描电子显微镜的观察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微塑料样品,将 微塑料镀铂金后,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Hitachi S-4800,日本)观察和分析表面微观形貌,包括微塑料 整体微观形貌、微塑料表面局部微观形貌及微塑料 微孔特征等(Cole *et al.*, 2014).

2.5 微塑料的大气沉降通量计算

采用每天每平方米通过大气沉降的微塑料数 量表示微塑料沉降通量(η)(周倩等,2017),计算 公式见式(1).

$$\eta = \frac{n}{s \times t} \times 10^4 \tag{1}$$

式中 n 为样品中微塑料数量(粒); s 为装置收集口 面积(cm^2); t 为收集时间(d).

2.6 质量控制与数据统计 在实验过程中,为避免背景污染,实验人员穿 着防止衣服纤维脱落的实验服,所有实验仪器均经 超纯水冲洗并用铝箔包裹,同时进行空白对照试验 (Dris *et al.*, 2016).利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和 Origin 2017 统计不同粒径的微塑料和微塑料数目, 绘制饼图、柱状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处 理,当 *p*<0.05 时,表示存在显著差异.

3 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大气沉降微塑料的类型、颜色和粒径特征

通过对采集的微塑料样品进行形貌和粒径分 析发现,大气沉降样品中存在纤维、薄膜、碎片和颗 粒4种类型的微塑料,如图2~3所示,在3个研究 区域中,纤维类微塑料均占绝大部分(>90%),薄膜 类、碎片类和颗粒类微塑料所占比重较少.在3个研 究区域的每个季度样品中都存在纤维类微塑料,但 并不都存在薄膜类、碎片类和颗粒类微塑料,如烟 台4个季度的大气沉降样品中均不存在颗粒类微 塑料.

如图 4 所示,大气沉降微塑料具有透明、红色、 蓝色、黑色、灰色等多种颜色,其中以透明微塑料的 比例最高.在烟台,透明微塑料占总微塑料样品的 35%左右;而在天津和大连,透明微塑料均占微塑料 总数的 70%以上.此外,纤维类微塑料以透明、蓝色、 黑色为主,薄膜类微塑料以透明为主,碎片类微塑 料以蓝色、绿色为主,颗粒类微塑料以蓝色、红色 为主.

将大气沉降微塑料的粒径按<1 mm、1~2 mm、 2~3 mm、3~4 mm 及 4~5 mm 进行划分.由图 5 可 知 粒径<1 mm 的微塑料在 3 个研究区域 4 个季度 的样品中所占比重最大(37%~76%);其次为粒径 1.0~2.0 mm的微塑料.总的来说,微塑料数量随着



图 2 大气沉降微塑料的类型(a.纤维 b.薄膜 c.碎片 d.颗粒) Fig.2 Microplastic types in atmospheric deposition (a. fiber , b. film , c. fragment , d. granule)



图 3 大气沉降微塑料类型的比例

Fig.3 Composition of microplastic types in atmospheric deposition



Fig.4 Composition of microplastics colors in atmospheric deposition





微塑料粒径的增大而快速递减.但由于微塑料检测 方法的局限性,粒径<100 μm 的微塑料和透明颜色 的微塑料难以被辨别鉴定,由此可能会产生统计误 差,导致粒径<100 μm 微塑料和透明微塑料的数量 被低估.

已有研究显示 在巴黎市区与郊区大气沉降样 品中只观察到纤维类微塑料(Dris et al., 2016),而 在中国上海、东莞、烟台的大气沉降样品和中国 39 个主要城市的大气降尘样品中 纤维类微塑料占大 部分(67%~95%) (Cai et al., 2017; 周倩等, 2017; Liu et al., 2019a; 2019b),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 但 Klein 等(2019) 在汉堡地区的研究中发现碎片类 微塑料占绝大部分(>90%),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 原因可能是不同区域的微塑料来源不同.不同类型 微塑料的聚合物成分不同,其来源也广泛而多样 (Wang et al., 2019; 赵新月, 2019).汉堡地区的微 塑料以碎片类为主 ,其聚合物成分主要为聚乙烯和 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这类微塑料一般主要来 源于塑料薄膜、薄片及电器配件的风化碎片(金世 龙等 2017).而本研究的微塑料中占比最高的类型 为纤维类 其主要成分为赛璐玢和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 这类微塑料一般主要来源于包装纸和纺织 纤维(Browne et al., 2010).此外,大气微塑料样品 的分析鉴定方法不同也是导致不同地区微塑料类 型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本研究和巴黎、东莞的研究 都是采用体视显微镜观察后进行显微傅里叶红外 光谱仪鉴定(Dris et al., 2016; Cai et al., 2017),由 于碎片类微塑料粒径明显小于纤维类微塑料粒径, 不易观察,可能导致对纤维类微塑料比例的高估.而 汉堡的研究方法是对滤膜进行尼罗红试剂染色后 用荧光显微镜进行观察,有机物呈现明显的橙、红 色,该实验方法对发现小粒径微塑料有明显优势.

Liu 等(2019b) 在上海的大气微塑料样品中观 察到黑色、蓝色、红色、透明、棕色、绿色、黄色和灰 色等多种颜色,且以蓝色(37%)和黑色(33%)为主. 本研究在环渤海的3个城市大气样品中除了发现有 上述透明、蓝色、黑色、红色、黄色、褐色、绿色、灰色等 颜色的微塑料以外,还发现有白色和紫色微塑料,且 3个城市大气中的微塑料颜色均以透明为主.这可能 是因为不同研究区域的微塑料聚合物成分不同而导 致.在上海的研究中发现微塑料以 PET 为主(49%), 而本研究中的微塑料以赛璐玢为主(>50%).

目前已有的文献报道表明,大气沉降微塑料的 粒径以<1 mm 为主,且微塑料的数量随着粒径增加 明显减少,大粒径的微塑料较为罕见.这与本研究的 微塑料粒径范围大致相同,提示小粒径的微塑料更 容易在大气环境中漂浮和传输.

3.2 微塑料的聚合物成分分析

结合显微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对 3 个研究区 4 个 季度的微塑料样品进行聚合物成分鉴定,结果如图 6 所示.由图可知,超过半数(55.7%)的微塑料样品 为赛璐玢,其次为 PET,占 35%以上,这两种聚合物 占微塑料样品总数的 90%以上,剩余部分由聚丙烯 (PP)、乙烯-丙烯-二烯三元共聚物(Ethylenepropylene-diene, EPDM)、聚氨酯(Polyurethane, PU)、聚酰胺(Polyamide,PA)、聚丙烯酸乙酯(Poly ethyl acrylate,PEA)、聚酯树脂(Alkyd resin,ALK)和 聚醋酸乙烯酯(Polyvinyl acetate,PVAc)等组成.



图 6 大气沉降微塑料的聚合物成分比例(a) 和红外光谱图(b)

Fig.6 Composition of polymer composition of atmospheric deposition microplastics(a) and FTIR spectrum of atmospheric deposition microplastics(b)

纤维类微塑料主要由赛璐玢和 PET 组成.赛璐 玢又称玻璃纸 ,是一种是以棉浆、木浆等天然纤维 为原料,用胶黏法制成的薄膜,广泛应用于商品的 内衬纸和装饰性包装用纸.大块的赛璐玢在生产、运 输、使用和废弃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破损、开裂的物 理变化和光降解、生物降解等化学变化,进而形成 微塑料并进入大气环境中.PET 又称涤纶 因具有高 回弹性和耐磨性而广泛运用于纺织业和家具制造 业,当产生机械磨损或纺织品衣服和床上用品损坏 时可能会形成微塑料纤维.已有研究表明,衣物的家 庭洗涤可能产生相当多的微塑料污染(Browne et al., 2010).此外,当晾晒纺织品时,合成纺织品将 暴露于紫外线照射和热环境中,由此产生的光氧化 和热效应(Song et al. 2017) ,易促使纺织品分解和 降解成纤维类微塑料 从而进入大气环境中造成微 塑料污染.

碎片类微塑料主要由 EPDM 组成.EPDM 因具 有良好的耐化学性和电绝缘性等,被广泛应用于汽 车部件、建筑用防水材料、电线电缆护套等领域(崔 小明,2018).因其磨损和损耗产生的微塑料碎片可 从地表灰尘或垃圾填埋场的表面被风吹走而进入 大气环境中(Prata *et al.*,2018).

3.3 微塑料的表面形貌特征

大气沉降微塑料具有复杂的表面形貌,且与微 塑料的类型密切相关.纤维类微塑料总体仍呈丝状 (图 7a) 顶端较为平滑,边缘未出现明显老化痕迹 (图 7b),但其表面存在明显裂纹和孔隙(图 7c).颗 粒类微塑料的边缘则出现较明显老化痕迹,表面风 化程度明显,以孔隙为主(图 7d).

环境中的微塑料由于长时间受到环境风化、侵

蚀等作用,其表面发生裂化、老化等变化,主要表观 特征是表面纹理粗糙,并伴有不规则孔隙.微塑料由 于颗粒小、疏水性强、比表面积大,导致表面可容纳 较多的其他粒子,比表面积、表面形貌、孔隙度等是 影响其吸附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主要因素.微塑料可 吸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多环芳烃、重金属和病原体等有 毒有害物质(Antunes *et al.*, 2013; Cole *et al.*, 2014; Tan *et al.*, 2019).大气环境中小粒径的微塑料纤维 和颗粒易被人体吸入呼吸道并沉积在肺部(Pauly *et al.*, 1998),或通过沉降至地面灰尘并经口摄入而 进入人体,从而引发潜在的人体健康风险.

40 卷



- 图 7 大气沉降微塑料的表面微观形貌(a,b,c.纤维类微塑料, d.颗粒类微塑料)
- Fig.7 Micro-morphology of the surface of microplastics in atmospheric deposition samples (a ,b ,c. fibers microplastics , d.granules microplastics)
- **3.4** 大气微塑料沉降通量的时空分布特征 根据不同研究区的微塑料丰度,采用式(1)计

算可知,烟台、天津和大连3个海岸城市大气微塑料 的沉降通量分别为35.7~154.4、119.0~327.1和 98.4~391.4粒·m⁻²·d⁻¹,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18 年大连的夏季样品,为391.4粒·m⁻²·d⁻¹,最小值出 现在2018年烟台的秋季样品,为35.7粒·m⁻²·d⁻¹. 烟台、天津、大连4个季度的微塑料平均沉降通量分 别为74.8、244.9和197.7粒·m⁻²·d⁻¹,其中,天津的 微塑料沉降通量显著高于烟台(p<0.05);天津和大 连的微塑料沉降通量差异不显著;大连的微塑料沉 降通量相对高于烟台,但差异不显著;由图8所知, 秋季、冬季和春季微塑料最大沉降通量发生在天 津,而夏季微塑料最大沉降通量发生在天连.3个研 究区的微塑料沉降通量的季节性分布并不规律,具 体表现为:烟台:冬>春>夏>秋;天津:夏>冬>秋> 春;大连:夏>秋>冬>春.





目前大气微塑料污染研究尚无统一可对比的 方法,不同方法可能会对微塑料污染特征产生影响. 研究表明,采样点的位置对大气微塑料的类型和沉 降通量有较大影响(Liu et al., 2019b).由图1可知, 天津和大连的采样点设置于市区,建筑密度和道路 密度大致相同;烟台的采样点设置于郊区,建筑密 度和道路密度明显低于天津和大连.由于人类活动、 道路灰尘和轮胎磨损等均会影响微塑料的沉降通 量(Magnusson et al., 2016; Boucher et al., 2017),因 此,市区采样点(天津、大连)的微塑料沉降通量大 于郊区采样点(烟台).东莞(Cai et al., 2017)和巴 黎(Dris et al., 2015)不同研究区的大气微塑料污染 特征调查结果同样表明,市区微塑料沉降通量高于 郊区,这与本研究所得结果相同.但汉堡的研究结果 显示,位于森林的郊区采样点的微塑料沉降通量高 于市区,主要原因为滞尘效应的影响(Klein *et al.*, 2019).植物叶片表面的特性和本身的湿润性决定了 植物具有较强的滞尘能力,在重力和风的作用下, 通过其枝叶对微塑料的截留和吸附作用,微塑料可 沉降在植物表面,然后被降水冲刷下来,进而影响 微塑料沉降通量.此外,本研究的3个采样点的海拔 虽然也有所差异,但Liu等(2019b)研究表明,当采 样点位于对流层时,气流对流混合效果明显,可使 大气环境中的微塑料均匀垂直分布,对微塑料沉降 通量无显著影响.采样设备的口径会影响所收集到 的微塑料数量,但由于本研究在计算和比较微塑料 沉降通量时是以单位面积为标准,故采样设备的口 径对微塑料的沉降通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周倩等(2017)研究发现,烟台大气微塑料沉降 通量具有显著的季度差异,导致微塑料沉降通量季 节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风速、风向、降水、温度等 (Liu et al., 2019b).本研究不同季度的微塑料沉降 通量间存在着相对差异.但也有研究表明,降水量与 大气微塑料沉降通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Klein et al., 2019;周倩等,2017).本研究中,天津 和大连的大气微塑料沉降通量在降水量最多的夏 季最大,而烟台的大气微塑料沉降通量在降水量和 对较少的冬季最大.这一方面可能与冬季降雪增大 了大气微塑料沉降有关;另一方面,春节期间大量 燃放的烟花爆竹向空气中输送了大量的颗粒态物 质,这可能进一步加速了大气微塑料的沉降 (Tandon et al., 2008).

大气环境中微塑料通过传输和沉降成为陆海 环境中微塑料的一个重要来源(Liu et al., 2019b). 本研究的 3 个采样点离海岸线的距离分别为 0.1、6 和 1 km ,基本上反映了大气微塑料沉降至渤海海面 的状况.以本研究所观察到的微塑料污染特征为基 准,烟台、天津和大连研究区域单位面积的微塑料 年沉降数量分别为 2.7×10⁴、8.9×10⁴和 7.37×10⁴ 粒 •m⁻².经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观察,纤维类微塑 料近似截面面积为 100 μm²,薄膜类微塑料近似截 面面积为 500 μm² 碎片类微塑料宽度为 1500 μm, 颗粒类微塑料厚度为 10 μm.结合微塑料粒径长度、 截面面积和密度,可计算出单个微塑料质量.以 100 km²为研究面积,可估算出烟台、天津和大连 3 个城 市每年通过大气沉降进入渤海中的微塑料总质量 分别为 0.23、1.0 和 0.73 t.周倩等(2017)估算了 烟台地区(160 km²)每年通过大气沉降的微塑料质 量为0.9~1.4 t,这与本研究存在差异.这一方面是由 于周倩等的采样点设置于市区,而本研究采样点设 置于郊区,由于人类活动、道路灰尘和轮胎磨损等 均会影响微塑料的沉降通量,进而导致微塑料沉降 通量产生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倩等假设微塑料 类型均为纤维类,按照广泛应用于纺织业聚酰胺和 聚酯的密度进行估算(Dris et al., 2016),而本研究 按照实际采集的微塑料类型、粒径和成分进行估 算,可以更加准确地估算出大气环境中微塑料的沉 降对渤海环境中微塑料污染的贡献.

4 结论(Conclusions)

 1) 烟台、天津和大连的大气沉降样品中存在纤 维、薄膜、碎片和颗粒4种类型的微塑料,以纤维类 微塑料为主; 微塑料主要颜色为透明、蓝色、红色、 黑色,以透明微塑料为主; 大部分微塑料粒径小于 1 mm; 微塑料主要成分为赛璐玢和聚对苯二甲酸乙 二醇酯.大气沉降微塑料表面存在明显的裂缝和孔 隙 表面风化程度明显.

2) 烟台、天津和大连的大气微塑料沉降通量存 在差异 微塑料沉降通量季节性变化规律不明显.烟 台、天津和大连研究区域单位面积的微塑料年沉降 数量分别为 2.7×10⁴、8.9×10⁴和 7.37×10⁴粒 •m⁻².

3) 大气环境中的微塑料是海岸及近海区域微 塑料的重要来源,未来仍需加强采样点动态数据的 观测,并进一步加强大气环境中微塑料的人体呼吸 暴露与健康风险研究.

责任作者简介: 骆永明(1962—),男,博士,中国科学院南京 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壤污染与修复, 环境微塑料污染与管控等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Allen S ,Allen D ,Phoenix V R ,et al. 2019. Atmospheric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a remote mountain catchment [J]. Nature Geoscience ,12: 339–344
- Antunes J C ,Frias J G L ,Micaelo A C ,et al. 2013. Resin pellets from beaches of the Portuguese coast and adsorbed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J].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130(4):62-69
- 包旭辉,闫振华,陆光华.2019.我国淡水中微塑料的污染现状及生物 效应研究[J].水资源保护,35(6):115-123
- Boucher J ,Friot D.2017.Primary Microplastics in the Oceans: A Global Evaluation of Sources [M].Gland Switzerland: IUCN
- Browne M A ,Galloway T S ,Thompson R C. 2010. Spatial patterns of plastic debris along estuarine shoreline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A4(9): 3404-3409

- Cai L Q ,Wang J D ,Peng J P *et al*.2017.Characteristic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atmospheric fallout from Dongguan city , China: preliminary research and first evidence [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4: 24928–24935
- Cole M ,Webb H ,Lindeque P K ,et al. 2014. Isola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biota-rich seawater samples and marine organisms [J]. Scientific Reports 4(4528): 1-8

崔小明.2018.国内外乙丙橡胶市场分析[J].中国橡胶 34(2):34-39

- Dris R ,Gasperi J ,Rocher V et al. 2015. Microplastic contamination in an urban area: a case study in Greater Paris [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12(5): 592–599
- Dris R ,Gasperi J ,Saad M ,et al. 2016. Synthetic fibers in atmospheric fallout: A source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environment? [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04: 290–293
- Gago J ,Carretero O ,Filgueiras A V ,et al. 2018. Synthetic microfiber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review on their occurrence in seawater and sediments [J].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27: 365-376
- Hidalgo-Ruz V ,Gutow L ,Thompson R C ,et al.2012. Micro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review of the methods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6(6): 3060–3075
- 简敏菲,周隆胤,余厚平,等.2018.鄱阳湖-饶河入湖段湿地底泥中微 塑料的分离及其表面形貌特征[J].环境科学学报,38(2): 579-586
- Jiang C B ,Yin L S ,Li Z W *et al.*2019.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he rivers of the Tibet Plateau [J].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49: 91-98
- 金世龙,郑斌茹,历娜,等.2017.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接枝聚合物 的合成、表征及应用新进展[J].化工进展,36(10):3757-3764
- Klein A , Fischer E K. 2019. Microplastic abundance in atmospheric deposition with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Hamburg ,Germany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85: 96–103
- Li L Y , Su L , Cai H W , et al. 2019. The uptake of microfibers by freshwater Asian clams (*Corbicula fluminea*) varies based upo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J]. Chemosphere 221: 107–114
- Liu C G ,Li J ,Zhang Y L ,*et al*. 2019a.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of PET and PC microplastics in dust in urban China and their estimated human exposure [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28: 116–124
- Liu K, Wang X H, Fang T, et al. 2019b. Source and potential risk assessment of suspended atmospheric microplastics in Shanghai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75: 462-471
- 刘启明 梁海涛 锡桂莉 等.2019.厦门湾海滩微塑料污染特征[J].环 境科学 40(3):1217-1221
- 刘沙沙,付建平,郭楚玲,等.2019.微塑料的环境行为及其生态毒性 研究进展[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38(5):957-969
- 骆永明,周倩,章海波,等.2018.重视土壤中微塑料污染研究防范生态与食物链风险[J].中国科学院院刊,33(10):1021-1030
- Magnusson K , Eliasson K , Fråne A , et al. 2016. Swedish sources and pathways for microplastic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R]. C183. Sweden: IVL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73
- Pauly L J , Stegmeier S J , Allaart H A , et al. 1998. Inhaled cellulosic and plastic fibers found in human lung tissue [J]. Cancer Epidemiology

1409

Biomarkers & Prevention ,7(5):419-428

- Peng X , Chen M , Chen S , et al. 2018. Microplastics contaminate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world's ocean [J]. Geochemical Perspectives Letters 9: 1–5
- Prata ,Correia J. 2018. Airborne microplastics: Consequences to human health? [J].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34: 115–126
- Rochman C M ,Browne M A ,Halpern B S ,et al. 2013. Policy: Classify plastic waste as hazardous [J].Nature 494(7436): 169–171
- Rodrigues M O, Gonçalves A M M, Gonçalves F J M, et al. 2018. Effectiveness of a methodology of microplastics isolation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freshwater systems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9: 488-495
- Song Y K, Hong S H, Jang M, et al. 2017. Combined Effects of UV Exposure Duration and Mechanical Abrasion on Microplastic Fragmentation by Polymer Type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1(8): 4368-4376
- Tan X L ,Yu X B ,Cai L Q *et al.*2019.Microplastics and associated PAHs in surface water from the Feilaixia Reservoir in the Beijing River , China[J].Chemosphere 221:834-840
- Tandon A , Yadav S , Attri A K. 2008. City-wide sweeping a source for

respirable particulate matter in the atmosphere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2(5): 1064-1069

- Thompson R C ,Olsen Y ,Mitchell R P ,*et al*.2004.Lost at sea: Where is all the plastic? [J].Science ,304(5672):838-838
- Wang L Zhang J J ,Hou S G *et al*.2017. A simple method for quantifying polycarbonate and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microplastics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12): 530-534
- Wang T ,Zou X Q ,Li B J ,et al. 2019.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urce apportionment and diversity of microplastics: Taking floating microplastic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n example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45(2019): 965-974.
- Xiong X ,Zhang K ,Chen X C ,et al. 2018.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China´s largest inland lake-Qinghai Lake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35: 899-906
- 赵新月.2019.海岸带环境中大塑料和微塑料的组成、鉴别及来源研 究[D].烟台: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 周倩,田崇国,骆永明.2017.滨海城市大气环境中发现多种微塑料及 其沉降通量差异[J].科学通报 62(33):3902-3909